

逐浪人生

月湖如歌

草青青◎著

YUEHU
PUGE

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
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

梦之旅

月湖如歌

YUEHU
RUGE

草青青◎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湖如歌/草青青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5

(梦幻之旅)

ISBN 978-7-5453-0204-2

I. 月... II. 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809 号

梦幻之旅 之

月湖如歌

主 编:陈 媛 顾秋秋

作 者:草青青

责任编辑:潘杜鹃

封面设计: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0756-2639330 2639344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bs.net

E - mail:zhcbbs@zhcbb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75 字数:8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204-2

定 价:109.6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	一朝重生犹如梦 不知入宫为哪般	1
2	母女重逢初露才 回首往事识人心	35
3	凉亭作画巧传情 引狼入室定终身	63
4	自古两情多坎坷 一夕倾心终不悔	92
5	万事俱休只为情 痴人自有痴人福	123
6	千里姻缘一线牵 绣帕为媒雀成凰	149
7	祸不单行欲断魂 万劫不复与狼行	180
8	千里独行诗换酒 命中注定缘清浅	209
9	滚滚江水葬绝爱 相见难欢断情谊	241
10	祸兮福兮自有道 山有木兮木有枝	273

一朝重生犹如梦，不知入宫为哪般

身体像漂浮在大海上一样，又像躺在轻柔的棉花堆里，软绵绵，轻飘飘，似乎浑无着力处。眼前也似堵着黑沉沉的海水，看不见波涌浪翻，但强烈的恶心至吐的眩晕感却如潮水般一波波袭来。想挣扎着动弹一下，周身瞬间泛滥的疼痛令她不得不停止了妄动的念头。

痛……

虽然这一下妄动痛彻心扉，但林月湖的心志终于恢复一丝清明，看似沉重实则虚弱地吁了一口气，默默判断了一下最大的痛楚来自右脚，同时鼻中嗅到淡淡的草药清香。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活着吗？浑浑噩噩中，林月湖沉重如山的眼皮子缓缓掀开一条缝。

“冬儿，你醒了？谢谢天老爷，你可总算醒了啊！娘被你吓坏了。”身前传来一个低沉微哑夹着一丝哽咽的女声。

林月湖眨了眨眼，努力去除眼中的迷蒙，渐渐看清了眼前的一切。

一个身着古装剧里才能看到的青布衫裙的女人坐在林月湖身旁，纤瘦的手掌在胸前合十喃喃说着。女人约莫三十多岁，一身青裙已经洗得发白，合体地勾画出窈窕而略显单薄的身姿，一头如云乌发用一支木钗挽髻于顶，脸色如手掌般苍白无一丝血色，光洁饱满而略显宽大的额头下，两道涂墨似的柳眉斜飞入鬓，极具飞扬清朗之意，让人浑忘了去注意她眼周细微可见的岁月痕迹和眼中的疲累忧心之色。

再看，头顶是灰扑扑的木梁，四周没有什么修饰的木墙下摆着几样使用年月已久的古式木质家具，简单却洁净无尘。屋内微暗，墙上半开的木窗透进来的光线十

分柔和。

“我……冬儿？”

林月湖嗫嚅着，困难地咽了口唾沫，而喉头干涸，语声微不可闻。

女人马上起身至窗下的小木几上端来一只瓷碗，复又坐在林月湖身旁，将碗小心地凑到她的嘴边，柔声道“冬儿，口渴了吧？喝口水。”

林月湖微微抿下嘴唇喝了几口水，而一双眼睛只是呆呆地瞪着这个陌生的女人。心中的疑惑无以复加，一颗心咚咚地似乎要跳出来！

“冬儿，你都昏迷了两天两夜了，你知道娘有多担心害怕吗？”女人的眼中掩不住心疼地说着，“你这十五年来可从没受过这么大罪啊！身上的伤很疼吧？以后可不能再这样胆大妄为了，娘不能没有你……”

林月湖心里狂喊着，这是哪里？怎么回事？我没死吗？身体的痛楚马上提醒了林月湖肉体的存在。她舔了舔微湿的嘴唇，勉力开口道：“我的伤……”

女人眼中释出一丝宽慰的神色，伸出左手爱抚地摸了摸林月湖的额头，肌肤柔软微凉，旋即浅笑道：“王郎中看过了，说没伤到筋骨，主要是些擦伤，只要醒过来就没事了。你的右脚扭得严重些，只怕这些天下不得地。”

林月湖心中的疑惑与惊恐越来越盛，但只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问题太多，反而让她不知如何开口了。

女人轻轻拍拍林月湖的脸颊，又笑道：“饿了吧？你先休息下，什么也不要想了，娘去给你把粥热热。”说完，把林月湖身上盖的薄被往里掖好，然后起身走出小屋。

林月湖眼睁睁目送着女人出去，大脑里清晰而理智地摒弃了演古装戏这个荒唐桥段，而一个更加荒诞的想法闯入了仍然有些晕眩的头脑中，天哪，我不会也这么“好命”穿越了吧？

林月湖清楚地记得醒来之前发生的让她后怕不已的事。

中午，微云淡淡，太阳并不热烈刺目，发着有些昏黄的光，却并不让人感觉轻松凉快，一丝儿风也没有。林月湖坐在船舱里，心中有些烦闷，就出了船舱去甲板上透透气。这艘能容纳五十余人并不算大的客船，正稳定地从林月湖所工作的城市驶向另一个海滨小城，那个小城里住着林月湖的大学同学兼闺蜜姚乐乐。

林月湖大学专业是油画，毕业后先是进入一家画廊成为签约画师一年，如今自己小小的独立画室刚开张一个月，她并不急于四处推销卖画赚钱，只是想按自己的

意愿先好好画几幅画，所以日子过得十分散漫自由，林月湖也有些享受这种自己支配时间的自在日子。

隔三五周，林月湖会应姚乐乐之邀去她的新家小住两日。反正两个城市挨得极近，坐轮渡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多次往返后，林月湖对这条航线已经非常熟悉了。

站在甲板上，天边的陆地和城市隐约可见，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已经隐进一大片厚厚的铅灰色云层中，而且起风了，船顶的旗子被吹得忽啦作响。此时甲板上只有林月湖一个人，其他旅客和客轮机组人员都在船舱内，旅客基本都是常年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的熟客，所以大家没什么兴致出来看风景，都在座位上老老实实在坐着，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甲板上孤身一人的林月湖。

海风瞬间大了起来，吹得林月湖有些睁不开眼了，船身也摇晃了起来。驾驶舱门口一个年轻的水手一边向她挥手一边喊道：“小姐，快回来，风太大！”林月湖用双手挡在额头前，随着船身的晃动像喝醉酒一般向客舱走去。突然，一个大浪袭来，船身剧烈一倾，左高右低，站在船舷栏杆边的林月湖一个重心不稳，右手匆忙间刚触到栏杆，身体就被巨大的惯性甩了出去！

“啊！有人落水了！”一声大喊。驾驶舱门口那个年轻的水手被突发的意外震在了当场，随即下意识地大呼起来。

此时的林月湖已经听不到这声呼喊了，头下脚上扎向海里，耳朵、鼻子和嘴巴瞬间灌入大量咸涩的海水，眼睛痛得睁不开，毫无水性的她心中只残存一个念头：完了，这下完了……

头还是晕得厉害，林月湖合上双眼沉沉睡去，只愿再醒来的时候是躺在洁白冰冷的医院里，而不是这个看来温馨实则让她恐慌的小木屋。

“月湖，怎么这么晚才到啊？”站在小区门口的姚乐乐看着慢慢走近的林月湖，张开手臂欣喜道。

“嗯，我站在甲板上，起风了，好大的浪，我站不稳，然后……”

然后，睡得迷糊的林月湖听到一阵争吵声。

“李官爷，小女摔伤还未苏醒，不方便见客……”这个声音有些熟悉，正是之前对林月湖自称“娘”的女人。

“醒没醒大爷看看不就清楚了？休得再啰嗦！”一个粗疏的男声毫不客气地打断

了女人的话，脚步声沙沙响起，竟是毫不犹豫地往林月湖所在的小屋而来。

门帘猛地被掀起，随着一个粗壮的身体闪进来，木屋内霎时明亮起来。林月湖一时有些不适应，眯了眯眼睛，略偏了下头，下意识里想抬手遮在眼前，无奈似乎用不上什么力气，勉强举起几分又软软地滑落床上。

“哈，果然是骗大爷我，这不明明醒了！”来人三两步跨到床前两尺远处，挟着酸臭气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林月湖的脸上。

“李官爷，小女可能刚刚醒来，身体虚弱得很，王郎中说……”女人紧跟着来到床前，斜斜地挡在林月湖和男人之间，纤弱的身躯似乎触手即倒。

“得了！”男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以为大爷我就这么好糊弄？来之前就问过王郎中，说只要人醒了就不碍事了，看来大爷我来得正是时候……”

说话间，林月湖重新适应了屋里的光线，看清了来人，一个矮壮的中年男人，一身黑衣紧紧地绷着赘肉过多的肥硕身体，一顶黑色小帽勉强罩在满是油光的秃头上，双手叉腰，睁着一双混浊的牛眼，将林月湖从头到脚扫视了几个来回，一张鲛鱼阔嘴似乎永远也闭不上一样微微张开，隐见里面黑黄的牙齿。

林月湖皱了皱眉头，嫌恶地避开了目光。

“李官爷，小女年纪尚小，顽劣粗俗，不识大体，万不能……”

“啪”地一声，男人肥大的右手拍在腰间悬着的一柄弯刀上，不耐烦地喝道：“再啰嗦别怪大爷我不客气了！”

女人看看眼前蛮横的壮汉，又看一眼躺在床上微微偏头的林月湖，殊无血色的嘴唇微张了下，却发不出声音，眼中疼惜幽怨愤恨的神色交织着。

这个女人口中的李官爷调整了一下站姿，似乎身体负担过重，站得有些累了，降低了些声调又道：“丁家娘子，不是我说你，再讲这些有什么用？你也知道我这是奉命办事，”说着双手抱拳往上行了一礼，“上头的命令连我们县太爷都不能说什么，你能违抗吗？不能啊！”

“再说了，这也是好事一桩嘛！丁冬儿进了宫，以后就跟着贵人们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呆在这个山坳里的小村子强。她爹不在了，你一个人能帮她怎么谋划？姑娘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嫁给谁也不如攀上宫里这个大靠山稳当啊！丁家娘子，你说是不是？”李官爷对跟前的女人，也就是丁家娘子，很有道理地替她分析着。

丁家娘子微低着头，薄唇紧抿，既不肯定，也不反对，苍白的手掌紧紧地绞在身

前，无声地坚持着。

“咳。”李官爷觉得今天自己的话似乎有点多了，掩饰地咳了一下，又拉高音调怒道，“好的歹的大爷就说这么多了！不能再拖了，今晚再休息一下，明天一早来车接冬儿。”说完，再也不看这屋中的两人，拂袖而去。

丁家娘子听着渐去渐远的脚步声，怔了怔，微叹一口气，转身缓缓坐在床边，哀伤地看着一直默然无语的林月湖。

林月湖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所以之前也不想胡言乱语，现在没有“外人”了，精神又恢复得不错，她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我叫丁冬儿？你是我娘？”林月湖试探地问道。

“冬儿，你怎么这么问？我当然是你娘了。”丁家娘子秀眉微蹙，眼中闪过一丝隐忧。

“唔，我有些头痛……我怎么受伤的？”

“冬儿，你都不记得了吗？”丁家娘子抓住林月湖放在薄被外的右手，急切地说着，“王郎中说你头部受了比较大的撞击，但现在醒了应该没事了啊！”

林月湖一脸无奈加无辜，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记得哪些事情？”丁家娘子不甘心地问道。

林月湖摇摇头，一脸歉意，对丁家娘子，也对自己。

“这可怎么办？”丁家娘子悲声说道，“我去找王郎中……”说着就要起身离开。

“不用了。”林月湖没有松手，轻声说，把丁家娘子的手往怀里拉了拉，丁家娘子只得重新坐下来。

“你……娘，”费了好大劲，林月湖终于说服自己将这个陌生却包含无限深意的字眼轻吐出口，“给我讲讲吧，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唉”，一声悠长的叹息……

烛光微摇，昏黄的光线柔和地散在木屋中，屋内影影绰绰，角落里的家什也看不甚分明。眉头仍未舒展的丁家娘子，不知道自己已经叹过多少次气了。浓密的睫毛在白皙的脸颊上投下两片阴影，看起来忧虑更甚。

从这次长谈中，林月湖了解并推测出了一些与已相关的事情。自己如今叫丁冬儿，今年十五岁，是家中独女。娘是村人俗称的丁家娘子，而爹爹丁如山已经在两年前因为一场突发的重病不治身亡。丁如山原来在村里私塾当教书先生，三口之家的

日子虽说不上富足,倒也平和安乐。丁如山病逝后,家里这两年就靠之前的一点积蓄和丁家娘子给村里人缝补衣物过活,日子过得清苦多了。

村子名叫余家坳,隶属华云县,有百来户上千口人,余姓是村中的绝对大姓,丁家于十六年前迁入余家坳,在村中并无其他亲戚,显得有些孤单落寞,还好丁如山为人谦和有礼,胸中墨水又比其他村人都多些,所以当了教书先生后颇得村人敬重,大部分村人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箩,但不妨碍他们对有学问的人高看一眼。

而丁家娘子,跟村里整天辛勤劳作的粗朴妇人不同,极少抛头露面,偶尔出门见着村人只是淡淡地温和一笑,极少开口说话,虽天生秀丽端庄,村人以礼待之,但也生不出太多亲近之感。也不知丁氏夫妻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这个小山村,而且一住十多年,林月湖来不及细问,也忘了去追究这个问题。

如今这个国家叫西月国,由蓝氏一族世代掌管。就算林月湖历史学得一般,也知道这个西月国不是她听说过的任何一个年代,这个国家实力并不十分强大,疆土也并不如何辽阔,与西月国东边毗邻的是如今雄视天下拥有最广大土地和最多子民的强国——大正朝。

是的,林月湖穿越了,而且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这个时代有什么,没什么,她一无所知。

爸爸妈妈,我还能回去再见到你们吗?乐乐,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焦急地等着我?林月湖心中苦涩之极,惶恐之极,不敢再想,也不能多想,因为眼下正有一桩紧急事件摆在她面前。

白天来的那个李官爷,乃是华云县的一名衙差,三天前突然来到余家坳的丁家,手执华云县令的亲笔手令,声称丁家独女丁冬儿年已及笄,端方有仪,现应西月国王宫一年一度遴选宫女之令征入宫中。

丁家娘子愕然中完全想不到自己家的小闺女什么时候让一县之令有所知闻。平时这个闺女体质柔弱,极少出门,平日在家也就是看看丁如山留下来的一些书籍,或帮自己缝补收来的衣物而已。整个余家坳接到这纸手令的也仅丁冬儿一人。

李衙差宣完县令手令后,让丁冬儿当晚收拾一下第二天离家。丁家娘子和丁冬儿平时文弱无比,但在这一刻却同时显示出了难得一见的倔强与愤怒,在李衙差拍拍屁股走后,娘儿俩要追上去再理论,无奈终究都是弱质女流,在村口与李衙差争执时,李衙差挥手间带了点力道,丁冬儿一个站不稳就跌下了村口左侧的山崖。

李衙差由于失手把丁冬儿推倒，心中除了一丝欠疚外，更多的是对无法复命而带来的惶恐，所以急忙将昏迷的丁冬儿背回丁家，并请了村里唯一的王郎中来瞧伤。村里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虽对丁家母女抱以无限同情和怜悯，但事涉官府，不是小老百姓能随便言语和插手的，于是纷纷选择沉默。

今天李衙差已经是在丁冬儿昏迷后第三次来看了，正碰上她苏醒过来。

“这可如何是好？”丁家娘子喃喃自语着，然后看着林月湖犹豫说着，“娘是一定不能让你被带走入宫的，大不了咱们娘儿俩离开余家坳，离开云华县，躲得远远的，可是你现在有伤不能下地，明天一早……”

不用丁家娘子说明，林月湖也知道，此时一对弱母病儿要想连夜冒险逃出一个县城是断断不可能，想要反抗更是自取其辱；从前世看的无数古装剧的经验得出，和李衙差这种小角色再多理论也是白费口舌，他没有恶语相向大打出手欺负孤儿寡母已经算是意外之喜了。

对于李衙差手捧县令手书三番两次前来，执著地让自己入宫当宫女一事，林月湖心中有丝疑惑，只觉哪里不对劲，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但又想不到究竟哪里有问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林月湖此时已经从异世重生的慌乱中逐渐镇定下来，既来之则安之，在浑身痛楚感受不到丝毫所谓内力真气等迷人字眼的存在时，她只能感叹老天爷虽然让她重生，但并不因此就对她格外青眼相加，赋予她前世就很好奇而向往的特异能力。

在经历了濒临死亡的绝望和痛苦之后，她求生的欲望无比强烈，心智不但恢复了前世的清明，而且更加坚韧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这一世都要努力活下去，活得更久，活得更好。

林月湖的这些心思当然不能也无法明言，看着丁家娘子充满爱怜和忧愁的面容，林月湖觉得心中一暖，对这个突然成为她娘亲的仍然颇有风韵的年轻妇人很有好感，脑中飞快而仔细地思索一阵后，抚摸着她冰凉的手温言宽慰道：“娘，你别太担心了。明天我就去县衙看看，跟县太爷好好求情，说不定他就放我回来了。我现在这个模样，憔悴不堪，虚弱无力，路也走不得，得给他们添多少麻烦？这样一个人要去入宫当宫女那多晦气啊！”

丁家娘子点点头，旋即摇头说：“怕没那么容易啊！你就这么去，娘不放心，明天娘跟你一起去县衙。”

“不用了，娘，你就在家好好等着吧，冬儿不会有事的。”林月湖心想，明天县衙来人接她，断没有连丁家娘子一并带走的道理，她也不忍心看到丁家娘子如此娇弱的女子跟凶蛮的衙差硬对上而可能遭受的屈辱，如果说言语能改变一个县令的想法，她相信自己比丁家娘子会有力得多，虽然此时她的身体还不怎么能够动弹。

丁家娘子想了一阵，也没想出更好的法子。心中隐隐觉得女儿自苏醒后有了些细微的变化，眸子里的神色较以往少了分柔弱，多了分坚定与执著，略感诧异后也觉欣慰。慢慢在心中打定一个主意，于是点头道：“好吧，冬儿，你明天先去县衙，娘在家里等你的消息。如果三天后你还不回来，娘就上县衙去找你。”

林月湖虚弱地笑了笑，轻轻点了下头。

这一夜林月湖思前想后心潮澎湃，怎么也睡不着。一时想念不知今生还能否再见的父母和亲朋好友，一时对未知的前途充满迷茫和担忧，同时反复鼓励自己以后要大胆细心勇敢坚强，最后不知折腾到什么时辰才勉强睡去。

天色微明的时候，林月湖就醒了过来。挣扎了一下，身体还是很沉重，不过上半身可以略抬起一些，双臂也能够稍微活动一下了，举起胳膊看了看，两只手肘都缚着布带，然后除了右脚被包裹得像个粽子一般，身上其他部位似乎没有明显的外伤。

床边案头上搁着一只碗，里面盛着半碗白粥，正微微地冒着热气。林月湖刚想出声，丁家娘子已经轻轻掀了帘子进来，看到女儿一双恢复了往日神采的眸子正望向他们，不由一喜，疾步走上前问道：“冬儿，可感觉好些了？”

林月湖含笑点了头，丁家娘子有些欣慰，坐到她身边，用小勺一口一口喂她吃粥，一面看着她乖乖地吃着，一面说：“冬儿，此去县衙稍有些远，坐车的话要大半日才能到。娘不在你身边，可委屈你了。”

“见了县太爷好好分说，不可无理。娘知道你自幼聪颖，但在这件事上万不能凭意气用事，一旦惹怒了县太爷，你孤身一人可怎生是好？”

林月湖一面吃着，一面乖巧地点头。

“如若不能说动县太爷，你就尽量拖延下时间在县衙养伤，让娘来想办法。”丁家娘子此时的神色十分凝重，语气也加重了。

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能有什么好办法？林月湖心中苦笑一下，却还是对丁家娘子点点头。

林月湖直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比她更有力量，她前世可不是如今这个时代里

足不出户的娇小姐，网球羽毛球打得不错，也时常去健身房跳韵律操，对自己身体的力度和柔韧性比较有信心。但是，此时的她有的只是前世林月湖的灵魂，而躯壳却是今世的丁冬儿，还能够保有前世的身体机能吗？林月湖忘了这一点，也可能是此时身上的伤痛影响了她的判断。

吃完粥后，丁家娘子端来一盆温水，给林月湖细细擦拭脸庞、脖颈和身体。因为林月湖身子不灵便，丁家娘子一个人也无力为她沐浴更衣，只能勉强脱掉原来跌落山崖时挂破滚脏的外衣，给她换上一身干净的藕色布裙。

林月湖斜倚着被褥稍微坐直身体，丁家娘子解开她凌乱的头发，为她细细梳理。一时小木屋里寂静无声，只有梳齿划过发丝的沙沙声轻柔响起，林月湖想起小时候妈妈每天也是为自己这样梳头，心中一片温暖宁静，只愿这个时光能持续得更久些。

“好了。”丁家娘子的柔荑离开林月湖的头顶，起身从窗前小几上取来一面铜镜，伸到林月湖面前说：“看看。”

这还是林月湖重生以来第一次照镜子，心中一阵紧张地细细打量。打磨的极为光亮的铜镜虽然远远不如前世的玻璃镜那样照得人纤毫毕现，但影相也还算比较清晰。

镜中是一张十五岁的年龄才拥有的青春稚嫩脸庞，一头乌亮的青丝高挽双环于顶，底部斜插一支简单得看不出任何纹饰的玉质发簪，发尾顺滑地垂落于后背和肩头。额头未留刘海，坦露出光洁如玉的饱满额头，乍看去略显宽大，但映衬着下面两道飞扬的浓黑纤眉又显得相得益彰恰到好处，这部分显然是得了丁家娘子的遗传。

并不十分大的双眼如薄雾缭绕的两汪深潭般散发着迷离而幽深的光芒，由于眉眼之间的距离较宽，所以看着有丝漫不经心的疏离感。一道十分挺直细巧的鼻子，鼻头微翘，下面一张未点朱红的淡粉色小口薄唇紧抿，显得主人似乎心中正做着某种决定。这张脸肤如凝脂，但因为主人伤病未愈而有些苍白淡然。

林月湖心中微叹一口气。她所寄居的这具丁冬儿的肉体皮囊并非广义上的美女，比起自己前世来似也有些微不如，但她凭数年的绘画经验感到十分满意，一下子喜欢上了现在这个特点大过优点的全新面容。

正自感叹着，屋外一阵嘈杂声打破了木屋内的宁和氛围。来了，终于还是来了。

有马蹄轻点泥土的得得声，有车轮碾过碎石的沙沙声有马车行到近处戛然而

止的吱吱声，有车夫同时发出的拉长音调的“吁——”的口令声。

“丁家娘子，姑娘准备好了吧？”一个粗糙的男声响起，正是那位体型富态的李衙差。

不等丁家娘子出声回答，又听李衙差的声音响起：“崔嬷嬷，请进吧。”言语中竟是十分的客气。

“嗯。”一个女声应道。

稍顷，木屋的门帘掀起，一个妇人走了进来。丁家娘子也已起身相迎。

这个叫崔嬷嬷的妇人约莫四五十岁年纪，身量中等，清瘦的脸上皱纹明显，一双早已不再年轻的眼睛却明亮有神，已隐见银丝的头发光滑服帖地在脑后挽了个团髻，整个人显得十分精神干练。一身藏青色团花绸衫，看得出来质料极好，竟是隐隐透出几分贵气。

崔嬷嬷看到面前的丁家娘子，略一愣神，旋即恢复平静，用不带任何情绪的声音平平道：“老身崔嬷嬷见过丁夫人、丁姑娘。”

丁家娘子点点头说：“崔嬷嬷你好。”

崔嬷嬷走到床前，随口问道：“丁姑娘现在身子如何？”

丁家娘子回道：“只能上半身略动动，脚伤没好，还沾不得地。”

“丁姑娘，忍一下，可能会有点疼。”崔嬷嬷说着，将右臂伸过林月湖的后背绕到右腋下，左手穿过腿弯，稍一用力便将林月湖从床上抱了起来，看不出这个身材瘦小的妇人力量倒不小。

这番动作牵动了林月湖身上的伤口，心中痛哼一声，却只是紧咬下唇收住了将要逸出口的声音。

崔嬷嬷瞧在眼中，并不作声，稳稳地抱着林月湖出了木屋。屋外停着一辆马车，手按腰刀的李衙差站在另一匹马旁边。李衙差见她们出来，点点头，往旁边退开两步，右手掀起车厢的门帘。车厢内十分宽敞，底下铺着厚厚的毯子，靠墙处放着一只大迎枕，角落里还有一只四周高出桌面的小几，摆着杯碗等事物。崔嬷嬷将林月湖小心地安放在车厢内，靠着枕头躺好。

一直跟在后面紧盯着这一切的丁家娘子疾步上前，伸手握住林月湖的双手，一双秀目中泛起一层水雾，溢满不舍与哀怜之意，却什么也说不出。林月湖明白丁家娘子的心思，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不由反握住她的手微加用力，示意她放心。

一旁的崔嬷嬷开口道：“丁夫人放心，姑娘的伤老身会照看好的。”

丁家娘子点点头，退开两步，朝崔嬷嬷微福一礼致谢。

李衙差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挥挥手说：“就这样吧，时辰不早了，赶路要紧。”然后翻身上马。

崔嬷嬷也踏上马车，坐在林月湖身旁。

“咻”一声脆响，车夫甩了下马鞭，喝了声“驾”，马车开动起来，李衙差催动马匹跑在了马车前面。

丁家娘子伫立原地，眼睁睁望着这队车马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村外的山道中。

林月湖看着随着车身起伏而不断掀开的门帘外迅速后退的片片田垅和道道山梁，默然无语。时值暮春时分，草长莺飞，山青水碧，风光大好，她却没什么心思去欣赏，只在心中计较进了县衙见到县太爷后该怎么说。重生以后第一次即将面对一个一县之长的地方官，说不得略有紧张。一旁的崔嬷嬷也不作声，微眯着双眼，似乎在闭目养神。

这一路山路颠簸，林月湖身上不大好受，好在崔嬷嬷服侍得十分细致体贴，总是在林月湖需要而不好意思开口的时候，或递上一杯清水给她解渴，或将她受伤的右脚摆正，避免遭受车厢的撞击。

待日头偏过天中，林月湖肚子饿了，早起吃的半碗白粥早已消化干净，正自暗吞口水时，腹中“咕”地一声轻响。林月湖有些不好意思，对着崔嬷嬷轻吐小舌扮了个小鬼脸。

一路无话的崔嬷嬷此时皱起了眉头，嗔道：“姑娘，言行举止间应该端庄大方，切不可像孩童一样胡闹顽皮，有失分寸。”

不会吧，这就有失分寸了？这老太太也太苛刻了点！林月湖秀眉一扬，在心中又吐了下舌头。

崔嬷嬷说话间手头却不闲着，从小几下面取出一个包袱打开来，显出一个浸出些油意的纸包，再将纸包拆开，里面是几块细巧点心，透着几丝清香。崔嬷嬷拈了一块递给林月湖，林月湖鼻尖闻着香甜，咬了一口更觉酥松味美，不由大口吃起来，瞬间将一块点心全部送入五脏庙，意犹未尽中，连手指头上的一点残屑也舔进了嘴中。

崔嬷嬷骇然瞪着自顾自吃得欢的林月湖，一双小眼难得睁得老大，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林月湖感觉有些异样，抬起头看到崔嬷嬷的样子，才发觉自己刚才狼吞虎咽的吃相着实太不“淑女”了，不由轻吸一口气，在心中第三次吐了舌头，等着崔嬷嬷训话。

果然，崔嬷嬷沉声开口了，语气甚至有些痛心疾首：“丁姑娘，老身听闻丁夫人是知书识礼之人，家教极严，怎么姑娘进食如此没有规矩？这要进了宫里成何体统？”

话说的这么重，林月湖不乐意了，反驳道：“就算我的吃相不大好看，也是无伤大雅吧？谁说我就一定会进宫了？”

崔嬷嬷有些愕然，似乎没料到一路沉默的丁姑娘看着温柔秀气，说出的话居然如此大胆尖刻。愣了愣后，冷冷地说：“没规矩就是没规矩！进不进宫的事情由不得你，看来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这下轮到林月湖愣神了，心中暗道，这老太太怎么如此笃定我一定会进宫？

林月湖眼中的疑问和不相信的神色逃不出崔嬷嬷的眼睛，于是，不等林月湖开口询问，崔嬷嬷直接用不容置疑的语调说道：“老身从宫里出来，专程为我西月王宫挑选宫女，姑娘的条件比较符合。姑娘受伤已经耽误了几天的工夫，时间紧迫，待会到了县衙后，换辆马车接着上路，今晚就不在华云县住宿了，赶到青平镇再住下。”

林月湖越听越是心惊，事态的严重性超出了她的想像。这个貌不惊人的崔嬷嬷居然是西月国的宫女，如此慎重其事出宫挑选宫女，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如今她被选中定下来，似乎连华云县令都无法干涉，就要直接送入宫中了，本来还想着是普通的征选宫女，凭自己这副“衰样”，应该有可能劝说县令放弃自己，现在看来全不是这回事，这可如何是好？

林月湖有些不甘心，试探性地问道：“崔嬷嬷，我有什么好的，为什么一定要选我当宫女呢？现在我身上又有伤，只怕要十天半月才能养得好。”

崔嬷嬷看她一眼，哼了一声说：“你这模样确实不算好，又这么大大咧咧不识规矩。”

林月湖挑挑眉，心中对崔嬷嬷的“刻薄”评价很有些忿忿然。

“谁让上头有那些要求呢？没办法。你身上的伤也不算什么，老身照顾着让你尽快恢复就是了。”崔嬷嬷接着说，语气中颇有些无奈。

这下完了。林月湖心中一阵失望，有些颓然，想到某个细节，很是好奇，又问道：“哪些要求？”

“这些你就不用管了。路途遥远，姑娘还是好好歇着，静心养伤吧。”说完，崔嬷嬷靠着车壁闭上了眼睛，似乎不愿跟林月湖再多费唇舌。

林月湖有些气，别转身子也不去理会这个不近人情的崔嬷嬷，同样闭上眼睛休息起来。心中暗想，今晚就出华云县，三天后丁家娘子上哪里找自己去？

车厢内回复安静，只剩下车轮碾过地面的咯吱声和马蹄的得得声。

不知道行了多久，马车突然停顿下来，将睡梦中的林月湖惊醒。崔嬷嬷已经掀起门帘，利落地跳下车。林月湖略伸头一看，天色微暗，已近傍晚时分。前方立着一座大宅，黑砖灰瓦，朱漆大门，门楣上悬着一块大匾，“华云县衙”四个金漆大字闪闪发光，门边两名衙役站得笔直。

正在此时，大门内噔噔小跑出一个人来，头戴青布小帽，身着青布长衫，看模样是名师爷。早已下马候着的李衙差对来人行了个礼，汇报道：“刘师爷，姑娘接到了。”刘师爷点点头，走到崔嬷嬷身前作了个揖，讨好着说：“崔嬷嬷，你们总算到了，一路辛苦。我们县太爷已经在偏厢薄备一桌酒水，这就随我进去吧。”说完做了个请的姿势，一双眼睛却滴溜溜地往马车上的林月湖瞄去。

崔嬷嬷咳了一下，摇头道：“刘师爷，替老身多谢大人美意了，只是老身赶着送姑娘回宫复命，不敢耽搁，这就要离开了。”

刘师爷又说了几句客套话，见崔嬷嬷去意已决，也不再挽留。回头一招手道：“来啊，给崔嬷嬷送上干粮。”就有一名小衙役捧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过来，崔嬷嬷并没言语，神情不变，旁边上来一个兵丁接过了包袱。

得得得，又有一辆马车驶了过来，将将与林月湖所乘的马车并排时停了下来。这辆马车是双马并辔，车厢更加宽大结实，车厢上用金漆描着流云图案，车内一应物事精致华美，显得十分富丽堂皇。

崔嬷嬷抱起林月湖，转身放到大马车的车厢里，自己也随后上了车厢。在被抱出马车的一霎，林月湖看到后面有十来个手执长枪盔甲鲜明的士兵，列成两队站着，十分肃整。

“走吧。”崔嬷嬷发令，这队人马开动起来，片刻就将华云县衙抛到身后。

过县衙而不入，林月湖竟是连县太爷长什么模样都没见着，除了苦笑还是苦笑。自己这副皮囊并非貌美如花，这么着急赶到王宫里做什么？还让这么多士兵跟着，怕自己跑了不成？之前崔嬷嬷只身跟着李衙差去余家坳接林月湖，显然是想低